目　录

罗瑞卿……黄　瑶（1）

朱良才……刘秉荣　林燕伟　王领道（79）

刘昌炎……陈利明　陈纪洋（117）

詹大悲……邵登云（129）

曹学楷……禹玉临（180）

程伯谦……祝也安（201）

方维夏……方大铭　曹继肖（216）

贺昌炽……杨源贵　彭泽远　贺浩明　李谷成（246）

贾拓夫……郑戈桓　常　诚　陈大伦　赵家梁　张　盘　张致祥（261）

朱　光……胡提春　叶创昌　黄永镇（303）

杨奇清……公安部《杨奇清传记》编写组（331）

方仲如……张守宪（38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共党史人物陈云传

中共党史人物陈云传

说明：本卷缺曹学楷、贺昌炽照片



罗　瑞　卿



朱　良　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詹大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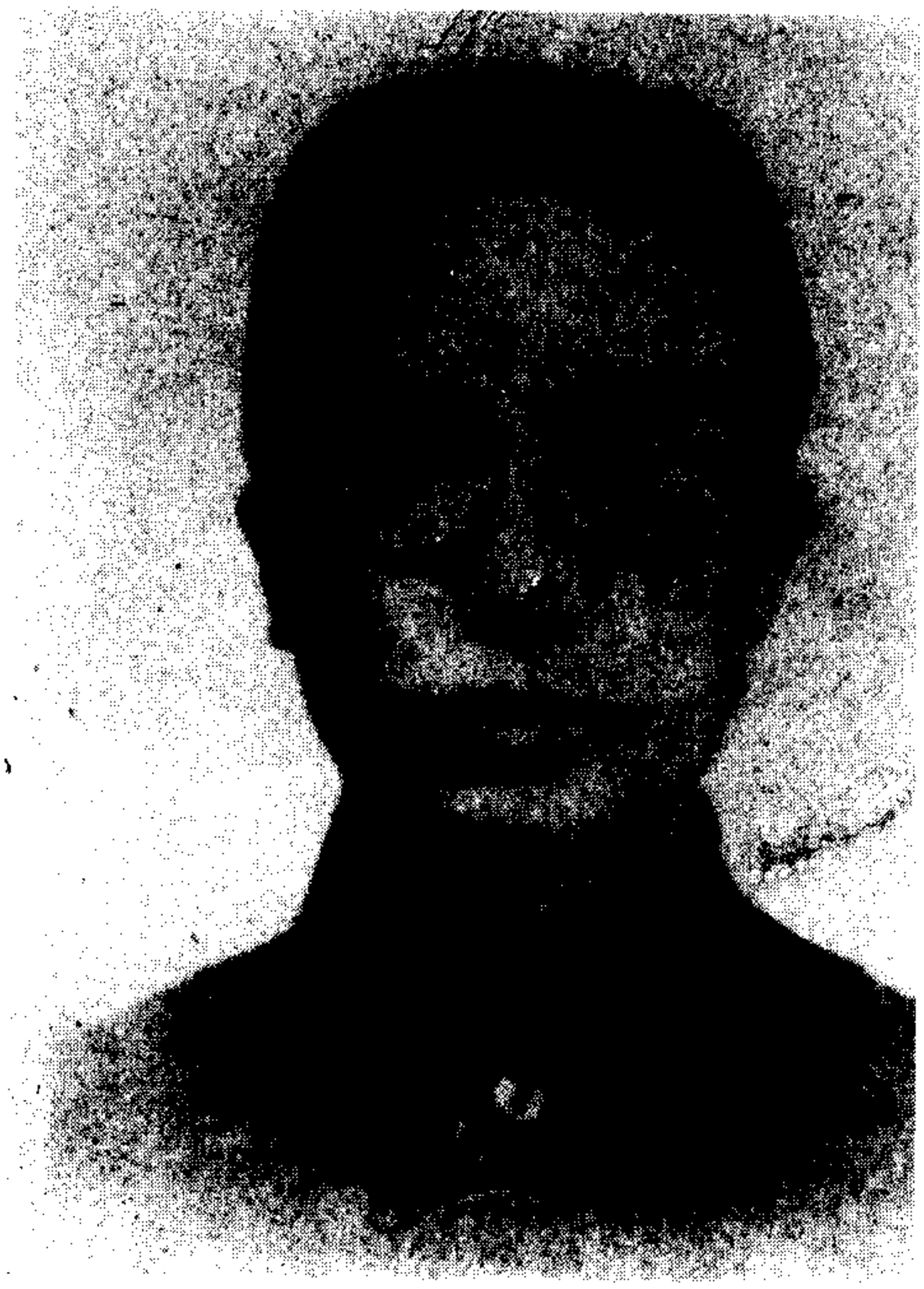


刘昌炎

China



程　伯　谦



方　维　夏

China



朱　　光



贾　拓　夫

China



杨　奇　清



方　仲　如

目　录

罗瑞卿……黄　瑶（1）

朱良才……刘秉荣　林燕伟　王领道（79）

刘昌炎……陈利明　陈纪洋（117）

詹大悲……邵登云（129）

曹学楷……禹玉临（180）

程伯谦……祝也安（201）

方维夏……方大铭　曹继肖（216）

贺昌炽……杨源贵　彭泽远　贺浩明　李谷成（246）

贾拓夫……郑戈桓　常　诚　陈大伦　赵家梁　张　盘　张致祥（261）

朱　光……胡提春　叶创昌　黄永镇（303）

杨奇清……公安部《杨奇清传记》编写组（331）

方仲如……张守宪（380）

罗瑞卿

黄瑶

青少年时期

1906年5月31日（农历闰四月初九），罗瑞卿诞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

罗瑞卿的父亲叫罗春庭，是一个破落地主。

罗瑞卿的母亲姓鲜。她父亲鲜锦堂是南充北乡有名的大户。1905年她同罗家结亲，第二年，罗瑞卿出世，是难产，请了接生婆。因此他的小名叫接娃子，后来为了讨个吉利，又改名为吉娃子。然而由于罗春庭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这个家非但说不上什么吉祥，而且迅速败落。

支撑这个家的唯一支柱是罗瑞卿的母亲。她既当妈，又当爹，除了孝敬婆婆、服侍不争气的丈夫和抚育子女外，还要经营家庭的经济。劳累使她心力交瘁，过早地衰老。罗瑞卿热爱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十分厌恶。

罗瑞卿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小学毕业后入县立中学普通科读书，后来转入蚕桑科。

鲜锦堂平时十分吝啬，然而却舍得在大外孙身上花本钱。原来他虽有三个儿子，却没有一个成器的，于是，便把光耀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楣的希望寄托到罗瑞卿身上。他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塑造外孙，给外孙立了“约法三章”：一不准看鼓吹“异端邪说”的书刊；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三要规规矩矩读书。如果违约，便要停止经济供应。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北伐战争之前，鲜锦堂所谓的“异端邪说”，既包括鼓吹科学与民主的民主主义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鲜锦堂所谓的党派，指的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

对于外祖父的要求，一心想继续求学的罗瑞卿都应承了。但是，罗瑞卿在学校并不是用功的学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踢球，看戏，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他玩起来不要命，晚上睡觉时精疲力竭，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以致尿了床也不自知。在打球时，他的好胜心非常强。输了不服气，嚷着再来，不赢不肯罢休。

他尽管不用功，但成绩却不坏，这要归功于他的聪明、有捷才。他在读高小时，一次和同学们去一个罗汉堂游览。当看到一尊睡罗汉的塑像时，他信口吟道：“一睡睡得好，万事皆了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由于他的成绩无可指责，对于他上课看小说之类的毛病，老师也就不怎么管了。

罗瑞卿身材高大，有一股豪侠之气；与朋友交，讲究信义。课外活动，举凡踢球、演剧，他都是积极分子。同学们外出吃东西，他都争着会钞。他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大家都尊称他为“罗大哥”。

罗瑞卿本想履行同他外祖父的协定，但一入学便碰上了反“佃当捐”的斗争。

20年代，在大小军阀统治下，四川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24年，驻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又挖空心思，征收“佃当

捐”，亦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1/10，作为捐税。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充各界的公愤。在南充中学校长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佃当捐”的斗争。开始是上街宣传，接着分几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会龙场。同学们得知绰号叫“秦大狗”的征收委员在一个茶馆打纸牌，便想马上去找秦算帐。罗瑞卿说：“大家一齐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和另外两位同学闯茶馆，其余同学埋伏在茶馆周围，以防意外。于是，罗等三人提了木棒，一直闯到牌桌旁，把“秦大狗”按在牌桌上痛揍了一顿，直到秦答应不再收捐才罢手。

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南充工商各界的拥护。众怒难犯，何光烈取消了“佃当捐”。

罗瑞卿参加反“佃当捐”的斗争，违反了他外祖父的约法三章。但一来这是“初犯”，二来把“佃当捐”反掉，鲜锦堂也得到了好处，因此鲜锦堂对于他的大外孙，还只限于警告，让其“下不为例”。但是，罗瑞卿要冲破他的束缚的行动却已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下来的冲突是为了演剧。罗瑞卿是一个川剧迷，由酷爱川剧而及其他剧种。先是爱看，进而自己演。开始是演古戏，进而演现代剧。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参加了《孙中山之死》的演出。好好的书不念，却去当戏子，鲜锦堂已经大惑不解。而演出《孙中山之死》，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四川，已经牵涉到“异端邪说”，鲜锦堂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去训外孙，外孙不听。两人就吵，乃至砸东西，于是，裂痕便一步一步扩大。

这时，在南充中学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秘密地建立了共青团（C．Y）的组织。罗瑞卿作为班上推选出来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同师范班的代表任煜（任白戈）、王义林等结识。他们读了《新青年》和肖楚女主办的《新蜀报》等报刊，思想都倾向进步。当罗瑞卿得知任白戈即将加入共青团时，对任说：“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参加C．Y，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①

1925年秋，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入川建立国民党左派。吴到南充后，任白戈带罗瑞卿去拜访。吴玉章对他们说：“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②这番话很对罗瑞卿的心思，他听得字字入耳。

当时，在南充中学，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也大肆活动，并同国民党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一次，国家主义派诬蔑任白戈贪污了学生会会费，对任进行围攻。罗瑞卿打抱不平，把桌子一拍，接着又跳到桌子上，拍着胸脯说：“哪个要算帐，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③

理直气壮而又声若洪钟，加上身旁还有一群爱好体育的朋友，罗瑞卿的气势很快便把对方吓跑了。

罗瑞卿这一行动虽然解了任白戈的围，但也把他的政治倾向公开化了。一不作，二不休，以后他便索性置外祖父的禁令

---

①②任白戈：《我所知道的罗瑞卿同志》，1982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③任白戈：《沉痛地悼念罗瑞卿同志》，《怀念罗瑞卿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34页。

于不顾，同任白戈等一道投入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南充成立工会，他担任了工会举办的夜校教员。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他同外祖父的冲突。1926年4月，罗瑞卿的母亲因患肺结核，吐血而亡。这个家对于他已毫无值得留恋之处了。他决心出走。于是，说动了他的祖母，得到很少一点路费，便摆脱了他的外祖父和父亲的监视，去成都投考高等蚕桑学校。

1926年7月，罗瑞卿和同学郑培济结伴走旱路到达成都，不久便考上了高等蚕桑学校。但是，因为没钱交学费，无法入学。写信向鲜锦堂要，鲜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骂了一通“忤逆不孝”。罗瑞卿在成都逗留了两三个月。这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他听说黄埔军校要到重庆招生，便想：“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① 于是，打算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可是他不仅没有盘缠钱，连在成都拖欠的饭费也付不出。这时，一位同学从南充来信，劝罗回去。他说，鲜锦堂那里，他可以从中斡旋，让鲜汇路费来。不久，鲜锦堂果然汇来了20元，可是罗瑞卿并未回南充，而是乘船南行，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见到了已先期到达这里，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并通过他结识了任伯芳、任启愤等共产党员，听了四川著名共产党员杨阆公、刘伯承的演讲。他对任白戈等再次提出自己想搞军事、去国民革命军的愿望。

这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来重庆招生的人员已与主持四川省国民党左派工作的杨阆公接上头，组织了招生委员会，吸收

---

①任白戈：《我所知道的罗瑞卿同志》。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入校。任白戈便介绍罗瑞卿去报考，被武汉分校录取。年底，他随招生人员乘船东下，同行的有徐彦刚、潘先知、陈伯钧和女生赵一曼、游曦等人。

入校后，罗瑞卿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严格的军队纪律、紧张的军事训练很快使他由青年学生转变为革命军人。

5月中旬，武汉分校编为中央警卫师。6月间，在叶挺指挥下讨伐夏斗寅。战斗前夕，罗瑞卿听到他在军校也是以前在南充中学的老师李鸣珂说："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扎个眼就过去了。"① 他便抱着这种单纯而又豪迈的生死观投入了击溃夏斗寅部的土地堂战斗。他在战斗中的勇敢表现为团长蓝腾蛟所看中，蓝把他调到团部当传令兵。这期间，罗瑞卿耳濡目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未得要领。不过，这一段战斗生活对他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他坚定了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信念，也使他日后一参加红军便由于他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而成为其中的骨干。

部队回师武汉不久，汪精卫集团日益暴露出其反动面目。7月15日，武汉分校在打野外时，被唐生智部所包围。仍然打着"左派"旗号的张发奎将军校从唐生智手中"解放"出来，随即将其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罗瑞卿任副班长。8月2日，部队奉张发奎之命，东征讨蒋。4日，到达九江，被已开始反共的张发奎缴械。同学们纷纷离队。罗瑞卿此时正发烧腹泻，但也带病离开队伍，同一位四川同乡冯开琮一同回到武

① 《罗瑞卿自述》，转引自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8页。

汉，住进了四川会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

不久，罗瑞卿的病越来越重，冯开琮陪他去一家教会医院。医院说罗患的是伤寒，应住院，需预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罄二人之所有，仍然不够。冯允诺家里汇来钱即补上，医院才勉强将罗瑞卿收下。一开始冯还常去探视，每次去，医院都向他讨债，于是冯也不再露面了。医院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罗瑞卿拉回原住的小旅馆。旅馆老板见到人都快死了，不收。车夫又将罗拉回医院。医院知道罗是四川人，让车夫把罗拉到四川会馆。这一次车夫有了经验，他怕会馆不收，便悄悄把罗瑞卿背进一间久不住人、又霉又暗的小屋内，让他躺在一块板子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苏醒过来。他举目四顾，无亲无友，大病缠身，自己只剩下皮包骨，感到绝无活的可能，想以自杀结束痛苦，但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

然而，罗瑞卿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救命恩人是一位看房子的姓熊的师傅。他偶然发现了罗瑞卿，出于同情心，端来了一碗粥。罗瑞卿顽强的生命力借助于这碗粥终于又缓过劲来。罗瑞卿一生有三次大难不死，是为第一次。

罗瑞卿稍稍康复，又给外祖父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寄点路费来好回家。回信是绝情的，除了大骂一通以外，还用幸灾乐祸的口吻写道："你堂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要这个家接济？"罗瑞卿十分气愤，回了一封信："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助于若是之家庭也！"①

---

① 《罗瑞卿自述》，转引自点点《非凡的年代》第3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